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
第五十九回 鄭子厚誠心求教 賀淑媛竭力報恩

話說李金華正然獨坐，見一人進的塾來，剛欲詢問姓氏，陶同亦至。那人復向陶同深深一揖，陶同陪過，即問道：「兄台府居何處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敝村青雲店。」李金華忙道：「榜諱是立身二字否？」答道：「正是。李老夫子是忘記了。」金華德澤普遍，何能遍記。李金華道：「未曾深敘，所以忽過，還祈兄台見諒。」鄭立身道：「老夫子勿加罪於學生。學生特來叩謁，即請老夫子轉上，受學生一禮。」李金華忙將鄭立身雙手拉住道：「不敢不敢。請坐請坐。」鄭立身道：「若非老夫子之力，學生焉有今日？」李金華道：「已往之事，何必掛念。」陶同道：「你們二位不必謙讓了，坐下敘話罷。」說罷，三人落座。李金華道：「此處距青雲店多少里路？」鄭立身道：「十五里路。不隔村莊站在善莊村頭向東一望便是青雲店。」認明首善一條路，平步便可登青雲。李金華道：「兄台今年貴庚幾何？」鄭立身道：「二十四歲。」李金華道：「貴老師是何處人氏？姓甚名誰？」鄭立身道：「學生自幼從父讀書，自先父去世以後家道不給，難以延師。不過是自己獨坐，也沒有長工夫。」李金華道：「若作了文章也有人指點否？」正來求先生指點。鄭立身道：「沒有人指點，有先父課文二百餘篇，學生錄清題目，每題作一篇，與先父之文較證。或是或非，也少得利益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兄台之心亦甚苦矣。這正是有志者事竟成。往後得用鄉試工夫了，總有人指點指點才好。」露出愛才心。鄭立身忙下座躬身道：「學生此來亦有此意，望老夫子不棄蠢愚，學生不勝感戴之至！」李金華道：「兄台何出此言，弟才疏學淺，難負重任。」

陶同見鄭立身身材魁偉，後必不凡，陶同目中，也看中了立身。遂向李金華道：「李兄台不必推辭。鄭先生雖係新貴，未必精通，再兼家道甚寒，難望上進。成就人材。非借陶熔力不可。李兄台盍少分餘力，以成其名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實難從命。」陶同道：「你當真捨吾這個老臉麼？」說著，便向李金華躬身旋禮道：「這是吾們鄉親，吾也施個禮兒，再推辭可就叫我惱了。」李金華道：「既如此說，鄭兄台可以按課作文。吾見到的沒有不說，也不必說甚麼師徒。」陶同道：「還是這宗敷衍語。鄭先生不用聽這個，即此拜師罷。」鄭立身聽此，忙向李金華施禮。李金華也不能再辭。

禮畢，三人落座。陶同道：「你二位從此得論師徒了。」前之議館，今之就教，皆出自陶同，善莊如萬一之口，不可一日無。說著，遂向鄭立身道：「鄭先生你的號是那兩字？」鄭立身道：「草字子厚。」之子栽培，得天獨厚。陶同道：「李兄台以後就叫他鄭子厚罷。」當日李金華即寫了幾個文章題，叫鄭立身回家按課作文。鄭立身領命而去。

這日馮助善夫婦回善莊，到了黃興家中。陶氏接著高氏，彼此問說，自不必題。黃興與馮助善同人客座，將滁州一事備細問答了一回，黃興又問到赴陝一節，馮助善道：「這位賀小姐真是閩中丈夫。一路之上卻皆平順。至於殯葬之事，大大的作了難了。想是賀小姐出門之時，年幼無知，並不知他老爺子葬於何處。問其鄉里，亦皆說不甚清。尋問了幾日，並無真信。那小姐終日憂悶，無計可釋。後來愈找愈迷。你猜那小姐怎樣？直哭的兩眼滴血，非昏非迷，何嘗少進飲食。與孝子食旨不甘同。也是誠心所感，適遇他一個同鄉老人，久不在家。這日忽回家來。此老人來何巧也。如無其人，則淑媛痛不復生矣。聞知此事，他卻認得賀老爺子的墳墓。他領了去安塋下葬，這才了局。你看這個事神哪不神？前助善得遇好事，如神暗助。今淑媛得遇老人，如神顯助，至孝通鬼神，信然。安葬以後，賀小姐痛哭了一場，大焚紙錢，不得不隨我夫婦同回滁州。我夫婦將他送到滁州，亦無甚事，遂不便在滁州久住。再者臨年已近，過了年節，必得出外辦貨，所以急速趕回。」黃興稱謝不盡。見了李金華說及此事。李金華更感戴不已。

轉眼已是康熙六年春矣。馮助善即領了黃興本錢獨赴山東。黃興打發馮助善去後，在莊外尚未回家，見對面來了數輛車子，直進莊來。車上一人見黃興獨立，遂下車拱手問道：「有一李老爺在貴莊教讀否？」黃興道：「你說的金華李先生麼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正是。」黃興道：「即在此教著吾們倆孩子。」那幾輛車上的人聞此俱下車來，黃興道：「眾位先生從何處來？」也有答從安徽的，也有答從江寧的。攀桂上客，都到善莊矣。黃興道：「眾位與李先生皆係知己了。敢問眾位高姓大名？」那江寧的一人答道：「姓高名化成。」又一人道：「姓申名應鍾。」並問及其父申孝思。黃興答道：「即在我那院中。」申應鍾忙向黃興施禮道：「老先生尊姓哪？」黃興告明申應鍾，道：「著實失敬了。」黃興道：「好說好說。家去敘話罷。」走著，便問及安徽的。安徽的答道：「姓謝名聯桂。」黃興愈加恭敬，自不必題。

且說謝聯桂自從辭別其祖父謝杏村進京應試之後，謝杏村偶得時症，醫治不效，以至傳染和氏夫人，夫婦同病。其子在青州，其孫赴京者，家無別人，只有賀淑媛親侍湯藥。不合眼者七晝夜，除侍奉以外，便在所供觀音像前跪禱不點。謝公夫婦昏迷之間，見一猛虎直撲床前，夫婦二人驚的遍體是汗，遂漸漸而愈。前元德藥中感猛虎一唬而即愈。今春和病中感猛虎一汗而漸愈，菩薩之神虎，為人世之神醫然。非淑媛七晝夜之誠求，未必風從應聲之速也。諸日調飲食，撲被褥，雖有侍婦，賀淑媛不避穢污，不辭嫌疑。事和氏猶覺少可，事謝公竟如親父。雖世之親兒女亦有不能及者。養了三個多月，謝公夫婦方能行動。

這日正與賀淑媛講論書籍，教養兼備，謝公之於淑媛亦可謂恩義兩盡矣。忽聽門外炮響。等時之間，看門的報導：「稟老太爺得知，現有報喜的報到，二少老爺得中解元。」一曲勸孝歌，即能中解元。從知一解孝思，能明元德，天下人皆可以中解元也。謝杏村道：「事出望外。他一個新進秀才，就能高擢至此。誠祖宗之德！」又道：「這也是多虧李印堂收留。不然，早死在他鄉矣。」和氏夫人道：「這也是祖德所感。」不多一時，就有賀喜的前彩拜謁。謝公何曾有力周旋，一直關了幾天，那拜喜的知謝公一病乍愈，也就漸漸稀少。那知謝公雖不應酬，至於至親良友，也不能閉門不納。這幾天不甚要緊，竟一病如故。賀淑媛千方百計，較前更甚。不知其病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語有之，苦心人天不負。其他苦行猶後也，惟苦心孝行者，天尤不負焉。鄭立身家貧奉母，戶冷攻書，無改父道。謹仿遺文。三時堂前，菽水天天晝暖。十年窗下，膏火夜夜燈寒。二百篇之手澤印胸。名冠案首，五百年之名士屬目，願尾驥頭。志銳而心堅，思心顯親補養來之義。意誠而詞懇，因即謝恩禱再恩之仁。其行不可為不苦矣。從此平步青雲當不至少有阻隔也。此天不負苦孝之一驗也。賀淑媛扶柩還鄉原欲奠母魂於父墳，稍盡孝思於萬一耳，及詢其所，遍村中迄無知者。斯時也欲權厝五父衢，恐日後總有說項之人，而身不能待，欲別立一孤墳恐將來永無合葬之日。而心愈生悲，左思右傷哭乾喉舌，長吁短歎，痛斷肝腸，蓋苦莫苦於此矣。而一誠默感，萬障胥通天地鑒臨以心鬼神來告於室老人之指引下葬。亦有召之使來者耳，此天不負苦孝之再驗也。乃西轍甫及東還南輓適值北上。謝聯桂結伴起程之日，正賀淑媛安塋回滁之時也，而馮氏夫婦，即可告無事而歸去矣。而謝公夫婦，乃偶得時疾而傳染矣，使助善知謝公病劇，回家題起。謝聯桂當必放心不下焉，然而兩不相知也，苟非賴淑媛竭力報恩，吾恐謝公之病體，即有謝子蓮意外喜亦必不能力支也。此皆演書者之善用筆墨，而曲以勸世耳。

理注：

言李金華正然獨坐，見一人來躬身施禮。問其名姓，卻是鄭立身，家住青雲店。在善莊東南十五里，離十五里者，是三五未合，青雲乃東方肝木屬青色，肝經五常屬仁，仁乃五常之首。書云：天下歸仁，乃立身之本，字子厚，得黃土以培其厚，得精氣智水，以養其身，所以受業於李印堂矣。話說黃興，打發馮助善下山東去後，在莊外閒遊，見迎面來了數輛車子，直進莊來，原是高化成等。俱到善莊觀音堂內，皆到至善之地，回光反照，以圖上進矣。又言謝杏村，偶得時症，是二月杏花將落，卯月陽生，是陰氣克陽，故有此症，丹經云：三月榆夾落，八月秋麥生，是殺中有生氣，春生中有殺氣。賀淑媛祈禱觀音，又夢虎來，是真氣相衝，此症見愈，又賀淑媛是元神相勸，保養太和矣。

偈雲：

善莊於青雲，肝氣入方寸。